
明
史

明史卷三百十　　列傳一百六十一

馬自強　許國　張位

陳于陛　沈鯉　于慎行

李廷機　吳道南

馬自強字體乾同州人嘉靖三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秩滿進修撰隆慶中歷洗馬直經筵遷國子祭酒時學政漸弛自強毅然振飭請寄不行然接諸生有恩諸生初憚其嚴已更悅服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神宗爲皇太子出閣首被命爲講官數陳明切遂受眷及即位自強已遷詹事教習庶

吉士乃擢禮部右侍郎為日講官尋以左侍郎掌詹事府直講如故丁繼母憂歸帝念自強嘗語張居正稱之又數問服闋期比既闋詔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及則遷吏部左侍郎仍直講筵甫兩月廷推禮部尚書帝遣使詢居正尚書得兼講官否居正言事繁不得兼乃用為尚書罷日講充經筵講官禮官所掌惟宗藩事最多而先後條例自相牴牾黠吏得恣為奸利自強量絜情法著其當者俾僚吏遵守而諸不可用者悉屏之每藩府疏至應時裁决榜之部門明示行止自是吏無所牟利部中肅然龍虎山正一真人

隆慶時已降為提點奪其印勅至是呈點張國祥求復故號自强寢其奏國祥乃重賄張居正馮保圖求復自强力持不可卒以中旨許之及居正謀奪情自强拊膺太息居正將杖吳中行趙用賢自强詣其邸力救居正怫然俄長跪以手撚鬚曰公恕我公恕我自强遂擬出初俺答通貢市賞有定額後邊臣狥其求額漸溢自强請申故約溢乞者勿與歲省費不貲世宗實録成加太子少保六年三月居正將歸塟父念閣臣在鄉里者高拱與已有深隙殷士儋多奥援或乘間以出惟徐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已遣使報

階既念階前筆已還當位其下乃循增置閣臣帝鄉令居正推擇遂以人望薦自强及申時行詔加自强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時行並參機務自强既數忤居正自分不敢望及是制下人更以是多居正時呂調陽張四維先在閣調陽衰羸寢疾不出小事四維代擬詔旨大事則馳報居正江陵聽其裁決自强雖於居正亦不能有為守位而已已居正還朝調陽謝政自强亦尋得疾卒詔贈少保謚文莊遣行人護喪還自强端慤有器識負時望內行亦醇備其卒也士大夫惜之予將舉人參議慥進士尚賢鄉闈中

人入閣者自旬强始其後薛國觀繼之終明世祇二人

許國字維楨歙縣人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神宗為太子出閣以國兼校書及即位進右贊善充日講官萬曆六年再遷南京國子祭酒召為太常卿掌國子監事進詹事仍直講筵歷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十一年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首輔申時行與國同舉鄉試又同鄉相得善明年言官以丁此呂事攻時行及楊巍國右時行疏請仍斥此呂以安大臣切

責言者以消朋比語侵吳中行趙用賢自是朝端攻擊紛然踰月始已至六月巡按宣大御史陳性學復摭前事劾國時行亦右國請帝薄罰性學而國再疏求去力攻言者且謂大臣之義在定國是正人心扶善類而已今黑白混淆紀綱紊亂而臣不能定流言廣布讒銳肆行而臣不能正大臣數見詆排老成皆無固志而臣不能扶植是三者臣皆宜去帝溫詔慰留復命鴻臚宣諭始起視事踰月南京給事中伍可受復劾國帝為謫可受官國復三疏乞休語頗憤激帝不允乃已而性學旋出為廣東僉事先是帝考卜

壽宮加國太子太保改文淵閣以雲南功進少保改武英殿及一品三年滿再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國以父母未塟乞歸襄事帝不許令其子代馬彖乾之獲罪也國陳救懇摯帝頗霽威受之十七年進士薛敷教劾吳時來南京御史王麟趾黃仁榮疏論臺規斜皆侵國國憤連疏力詆并及饒仲由是公議益不直閒剛性木彊遇事輒發數與言者為難無大臣度以故士論不附明年秋西陲有警召對輔臣于煖閣時行力言欵貢足恃國謂豺狠無厭今渝盟犯順禁犛已極宜一大創之不可復事羈縻帝心然國言終以

時行為政不能奪也無何給事中任讓論國甫鄰國疏辨帝奪讓俸時國時行初無嫌而時行適為國門生萬國欽所論讓則時行門生也故為其師報復云其冬以三事進規請帝慎起居御朝講立皇儲言陛下行此三者臣雖去猶留也否則雖留猶去也疏留中十九年七月福建守臣報日本結琉球入寇國因言今四夷交犯而中外小臣爭務攻擊始焉以畢發尊繼焉以外制內致大臣紛紛求去誰復為國家任事者請申諭諸臣各修職業毋恣胸臆帝遂下詔嚴禁國始終忿疾言者如此先是廷臣爭請冊立得旨

二十年春舉行再援則更遷五歲及是工部郎張有德以儀仗請帝懲奪俸時時行適在告國與王家屏憲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力請帝果不悅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國不自安遂求去疏五上乃命賜勅馳傳歸踰二日時行亦罷而册立竟停人謂時行以論勅去國以爭執去為二相優劣焉國為人誠朴輔政九年廉慎自守雖累遭攻擊然不能被以汚名卒贈太保謚文穆孫志吉以廕為大理評事魏忠賢使藉吳養春家貲流毒鄉里名羅逆案隤其家聲焉

張位字明成新建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預修世宗實錄萬曆元年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疏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攷鴻猷茂烈鬱而未彰徒使野史流傳用偽亂真令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待內閣裁定為他年實錄之助庶國典備職業舉張居正善其議奏行焉五年以救吳中行趙用賢忤居正意特已遷侍講抑授南京司業未行後以京察謫徐州同知居正卒之明年用給事中馮景隆御史孫惟城薦擢南京尚寶丞俄召為左中允管司業

事進祭酒疏陳修學宮重儒官簡生徒備經籍廣科
舉議考選六事多議行十四年以禮部右侍郎教習
庶吉士明年引疾歸又明年詔起故官協理詹事府
辭不赴十九年秋以中旨行薦拜吏部左侍郎兼東
閣大學士與趙志皋並命明年抵都又明年王錫爵
還朝有三王並封之議帝欲假待嫡為辭徐圖立愛
而志皋位遽請帝篤修交泰姿兆萬禩議者竊哂之
時趙南星以考察事褫官朝士譏錫爵者多及位而
吏孟麟言之尤峻且曰位昔為侍郎以不合於政府
蒙謗而歸南星不避權豪為之奏白及今得志乃不

相容耶位亦無以應也二十二年夏錫爵去志皐爲
首輔位與志皐同年相厚善至是志皐老且衰矣而
位精悍敢任政事多所裁決是時黜陟權盡還吏部
政府不得侵撓深憾之事多掣其肘以故孫鑨陳有
年孫丕揚蔡國珍皆不安其位而去二十四年兩宮
災礦税議起奸人有請税煤炭及開臨清皇店者位
與沈一貫執奏不報明年春偕一貫陳經理朝鮮事
宜請于開城平壤建置重鎮練兵屯田通商惠工省
中國輸挽且擇人爲長帥分署朝鮮八道爲持久計
事下朝鮮議其國君臣慮中國遂併其土疏陳非便

乃覆瓊之日本封事壞力薦參政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誠鎬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且薦邢玠可為總督帝皆從之先是位已進禮部尚書改文淵閣以甘肅破賊叙功加太子太保至是復以延鎮功進少保吏部尚書改武英殿六月三殿災志皋適在告位偕同列請面懇不許乃疏言火神謂之鬱攸氣鬱為火徵人鬱為亂徵群鬱導和在陛下一念耳因請引咎頒赦上下交修且以勤朝講發章奏躬郊廟建皇儲錄廢棄容狂直宥細過補缺官減織造停礦使撤稅監釋繫囚為請帝頗感動優詔報之然不能盡行

也位又言臣等請停礦稅非遽停之也蓋欲責成撫按使上不虧國下不累民耳于是給事中張正學劾位逢迎遷就宜斥帝亦不省時皇長子年已二十六猶未冠婚位請與册立禮諏吉並行帝斥遂吏部司勳二十餘人位與一貫以人才可惜請稍簡汰一二餘令策勵供職帝並不從位素有學行初官翰林聲望甚重朝士多冀其大用及入政府堅守前人故轍頗招權示威以故素望漸衰其明年給事中劉道亨劾位奸貪數十事位憤力辯遂落道亨三官先是呂坤張養蒙與孫丕揚交好而沈思孝徐作劉應秋劉楚

先戴士衡楊廷蘭則與位善頗分左右袒丕揚嘗劾位指道亨為其黨道亨恥之故劾位自解而疏詞過當遂羅謹讀焉其年六月贊畫主事丁應泰劾楊鎬喪師言位與鎬密書往來朋奸欺罔且謂鎬之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下廷議位惶恐奏辨帝猶慰留而給事中趙完璧徐觀瀾復交章論列位窘亟奏章言災玖孤忠可憫臣心纖毫無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鎬由鄉密揭屢薦拔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匿辱國損威猶云無愧耶遂奪職閒住無何憂危竑議起御史趙之翰言位實主謀帝亦疑位怨望有他志詔除名

為民遇赦不宥其親枚徐作等皆貶黜位有才而累於自用且任氣好矜故其敗也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謝𨇠之者天啓中復官贈太保謚文端

陳于陛字元忠大學士以勤子也舉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初預修世穆兩朝實錄充日講官累遷侍講學士擢詹事掌翰林院疏請早建東宮十九年拜禮部右侍郎領詹事府事明年改吏部進左侍郎教習庶吉士奏言元子不當封王請及時冊立豫教又請早朝勤政皆不報又明年進禮部尚書仍領詹事府事于陛少從以勤習國家故實為史

官益留心經世學以前代皆修國史而本朝獨無其
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史宋去我朝
為近制尤可考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祖太宗
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名三
朝國史此則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我
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覩朝野所
撰次可備採擇者無慮數百種倘不及時網羅歲月
浸邈卷帙散脫耆舊凋謝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
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
犁然可致鴻謨偉烈光炳天壤豈非萬世不朽盛事

我詔從之二十二年三月遂命詞臣分書類纂以于
陛及南京禮部尚書沈一貫少詹事馮琦爲副總裁
而閣臣總裁之其年夏首輔王錫爵謝政于陛遂兼
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疏陳覲大臣錄遺賢獎
外吏核邊餉儲將才擇邊吏六事且曰以肅皇帝之
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封疆多事則倦勤之故也今
至尊端拱百職不修不亟圖更始後將安極帝優詔
答之而不能用是冬帝以軍政大察斥兩都官三
千餘人于陛與同官申救至再明年春又獨疏請宥
俱不納以甘肅破賊功加太子少保乾清坤寧兩宮

災請面對不報乙罷不許其秋二品三年滿政文淵閣進太子太保時內閣四人趙志皋張位沈一貫皆于陛同年生遇事可否相濟咯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亂政亟行于陛憂形於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視日影太息至冬遂不起史亦竟罷贈少保謚文憲于陛通達治體守正無私入輔大政時議甚允終明世父子爲宰輔者惟南充陳氏

沈鯉字仲化歸德人祖瀚進士建寧知府鯉嘉靖中舉鄉試值師尚詔作亂陷歸德而西鯉策賊必再至急白守臣捕殺城中通賊者嚴為守具賊果還通城

見有備乃去奸人倡言屠城將聚居民而掠之民眾
竄鯉急請諭止始定四十四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
檢討大學士高拱其座主又鄉人也旅見外無私覲
神宗在東朝鯉為講官嘗令諸講官書扇鯉書巍下
關太子須以進因命說大義鯉數陳甚悉神宗咨嗟
自是蒙眷比即位用宮寮恩進編修旋進左贊善經
每直講舉止端雅所陳說又獨契帝心帝數對侍臣
稱之既連遭父母喪帝數問沈講官何在左右以喪
對問服闋期曰秋仲命先補講官俟之萬曆九年還
朝屬當輟講特命展一日示優異焉明年秋擢侍講

學士再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進左侍郎尋絕私
謁好推轂賢士然不使知十二年冬拜禮部尚書去
六品甫二年躐正位九卿以素負物望時論不謂驟
也先是鯉初官翰林中官黃錦緣同鄉故以幣至鯉
拒不納及教習內書堂侍講筵皆數與巨璫接然未
嘗私交至是益無所假借雖上命及政府指不徇也
以時俗侈靡為稽先朝典制自喪祭冠婚宮室器服
至交際往來率定為中制頒之天下又以士習不端
奏行學政八事及舉業正式為師儒範廿四年春貴
妃鄭氏生子進封皇貴妃鯉率僚屬請册建皇長子

進封其母不許未幾復以為言且為姜應麟等乞宥忤旨譴謫三月京師久旱條陳恤民實政歸本于崇儉戒奢已請減織造四月京師地動又請謹天戒恤民窮十二月復以畿輔大祲請上下交修其辭甚切帝並嘉納焉以會典成加太子少保十六年五月帝以四方告災勅廷臣修省錫因請帝釋節用愛人之訓思財散民聚之言大損供億營建用賑救小民報聞先是輔臣請建儲錫少俟二三年至是期已屆錫執前旨固請帝復不從錫素畏慎其在部建白最多嘗請復建文年號重定景皇帝實錄勿仍稱郕戾王

大同巡撫胡來貢議移祀北岳于渾源經力駁其無據太廟侑享親王及諸功臣請移之兩廡毋與帝后雜祀進世廟諸妃葬金山者配食永陵諸帝陵祀請各遣官毋兼攝諸王諸妃墳所祝版稱謂未協者率請裁定帝憂旱步禱郊壇議分遣大臣禱天下名山大川經言民困敝不當益以輶軒大使請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屬致之罷寺觀勿禱帝多可其奏鄭貴妃父承憲為其父請卹援后父永年伯例經力駁之詔畀葬資五千金經復言其過濫順義王妻三娘子請封經不予妃號但稱夫人真人張國祥言肅皇享

國久長由虔奉元修所致勸帝效之鯉劾國祥誣導使請正刑辟事亦寢秦王誼漶故由中尉入繼而乞封其弟郡王中貴為請鯉不可許國密致首輔申時行指終不聽唐府違制請封妾子亦執不從帝益以特旨許之先是藩府有所奏請賄中貴居間無不如志鯉一切格之遂大怨數摭微事聞于帝累被詰責且奪俸鯉自是有去志時行銜鯉不附己且忌之一日鯉請告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令其去傳旨諭留時行益忌其私人陳與郊嘗為人求考官不得怨鯉嗾其同官陳尚象劾之而與郊復危

言撼鯉鯉求去益力帝時有意大用鯉微宦沈尚書
不曉人意有老宮人知帝言密遣從子之為小內監
者走告鯉同禮張誠以其儕廖姓者與鯉同鄉亦密
以告鯉並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皆恚而去鯉竟
屢疏引疾歸歸而眾推內閣及吏部尚書皆不用二
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辭弗就二十九年趙志皐
卒沈一貫獨當國廷推閣臣詔鯉以故官兼東閣大
學士入參機務與朱賡並命屢辭不允明年七月始
入朝時年七十有一矣一貫以士心風附鯉深忌之
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意

欲鯉聞而辭居也三才力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之固心輔政一貫自是并憾三才矣鯉既至即具陳道中所見礦稅之害他日復與賡疏論省弗納尋進用人行政二議極言礦稅之害楚假王被訐郭正域主勘鯉是之及妖書發一貫華張皇其事都城騷然鯉頗主鎮靜一貫大恨其黨錢夢皐遂誣正域為鯉門生協造妖言并羅織奸贓數事帝察其誣不問而邏卒猶日夜探兵圍守其邸已而事解復譖鯉詛咒鯉嘗於閤中置一小屏列謹天戒恤民窮開言路發章奏用大僚補庶官起廢棄舉考選釋冤獄撤礦使十事

而止書天啓聖聰撥亂反治每入閣輒焚香拜祝之
譖猪遂指爲詛咒帝取入視之曰此豈詛咒耶譖者
曰彼詛咒語固不宜諸口類帝知鯉深竟不信也先
是閣臣奏揭不輕進進則無不答者至是以中外抨
格奏揭遂繁帝久亦厭之多寢不下鯉以失職累引
疾求退獎諭有加三十二年叙皮林功加太子太保
尋以秩滿加少保改文淵閣壽陵明樓災時礦稅猶
未罷鯉語一貫盍可各爲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
曰可矣兩人同投鯉曰上惡閣礦稅疏入多不視令
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進上必訝而取閱亦一幾

也帝得疏曰必有急事啓視知為礦稅果以勤明年長至一貫在告鯉與賡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陳矩侍鯉見小璫往來竊聽且執筆候念此時進言遂勝奏揭因極陳礦稅害民狀矩亦戚然鯉曰小民猶可虧聖躬奈何矩問何謂也鯉曰自礦使出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聖躬安得不虧矩亦低徊嘆息還具為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曰此無他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聞為首肯一貫慮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懌復止然越月停礦之命鯉之力也鯉遇事秉正不撓以壓于一貫志不

畫行石是時二貫數被論引疾杜門經乃得行閣事
皇孫生詔赦天下而中官乃請徵茶蠟風邇經以興
詔旨庚再執奏竟報寢帝乳母嫡聖夫人金氏與夫
官至都督同知設石請以從子繼經言都督非世官
乃已真人張國祥謂皇孫誕生有視鑾功乞三代誥
命且世襲慶事主簿經力言其謬乃賚金幣帝感中
責言將察畿輔牧地諭經撰勑經言近年以來百利
之源盡籠於朝廷常恐勢極生變況此牧地豈有
豪右隱占新墾未科者奸民所傳未足深信遂止雲
南武弁殺稅使楊榮帝怒甚將遣官逮治經具陳榮

罪狀請誅其為首者餘貸并罪乃不悉逮陝西稅使梁永求領鎮守事亦以經言而罷遼東稅使高淮假進貢名率所統練甲至闕門經中夜密奏其不可詔責淮而止時一貫雖稱疾杜門而章奏多即家調旨經力言非故事經既積忤一貫一貫將去慮其適己後憂欲與俱去帝亦嫌經方毅為首輔則將妨己所為因經乞休遂命與一貫並致仕制下舉朝駭愕屢疏乞留經不報既抵家疏謝猶陳急政之弊以明作進規年八十遣官存問賚銀幣經奏謝復陳時政要務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謚文端

于愼行字無垢東阿人年十七舉于鄉御史欲卽鹿鳴宴冠之以未奉父命辭乃止舉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初穆宗實錄成進修撰充日講官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講無及史官者至是愼行與張位及後王家屏沈一貫陳于陛咸以史官得之異數也常講罷帝出御府圖畫令講官分題愼行不善書詩成屬人書之具以實對帝悅嘗大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詞林謝爲盛事御史劉臺以劾張居正被逮僚友悉避匿愼行獨往視之及居正奪情偕同官具疏諫呂調陽格之不得上居正聞而怒他日

致之喪次謂曰予吾所厚亦從人為此耶慎行從容
對曰正以公見厚故耳居正怫然慎行尋以疾歸居
正卒起守故官進左諭德日講如故侍郎丘橓慎行
鄉人也往籍居正家慎行遺書言居正母老諸子覆
巢之下顛沛可傷宜推明主帷蓋之恩全大臣簪履
之誼詞極懇摯搢紳傳誦之十四年由侍講學士擢
禮部右侍郎十七年由左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甫
踰月代朱賡為禮部尚書慎行明習典制諸大禮多
所裁定先是嘉靖中孝烈后升祔祧仁宗萬曆改元
穆宗升祔復祧宣宗慎行謂非禮作太廟祧遷考言

古七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劉歆王肅
並以高曾祖禰及五世六世為三昭三穆其兄弟相
傳則同堂異室不可為一世國朝成祖既為世室與
太祖俱百世不遷則仁宗以下必實歷六世而後三
昭三穆始備孝宗與睿宗為兄弟武宗與世宗為兄
弟兄弟昭穆同不當各為一世世宗升祔距仁宗止
六世不當祧仁宗穆宗升祔當祧仁宗不當祧宣宗
引晉唐宋故事為據其言辨而覈事雖不行識者服
其知禮又言南昌壽春等十六王世次既遠宜别祭
陵園不宜祔享太廟亦寢不行明年正月疏請早建

東宮出閣講讀及冬又請帝怒再降嚴旨詰責慎行不為懾明日復言冊立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所歸幸速決大計放歸田里帝益不悅責以要君疑上淆亂國本及僚屬皆奪俸在今親王絕以將軍入繼者衆子不得封郡王藩王達例奏請力格之時遣京官典四方鄉試御史監試者亦便也請停之慎行力持獲已又明年山東鄉試預傳典試者名已而果然言者遂劾禮官皆停俸慎行引罪乞休章累上乃許家居十餘年中外屢薦率報寢三十三年始起掌詹事府慎行疏辭後留不下居二年廷推閣臣七人首

慎行超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再辭不允乃就道時慎行已得疾及廷謝拜起不如儀引疾歸卧于家遂草遺疏請帝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數日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慎行學有原委貫穿百家時謂北人居詞館率鮮文學惟慎行及臨朐馮琦卓然冠冕一時同年中與沈一貫齊名然一貫特以才勝其博洽不如也明制詞臣必出翰苑然惟慎行同年最盛自慎行及王家屏趙志皋張位陳于陛沈一貫朱賡凡七人先後莫及焉

李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貢入太學舉順天鄉試第一

大學士張居正延為子師辭不就萬曆十一年會試後舉第一以進士第二人授編修累遷洗馬皇長子出閣充侍班官再遷左庶子直講經筵尋改祭酒故事祭酒每視事則二生共舉一牌詣前大書整齊嚴肅四字蓋高皇帝所製以警師儒者廷機見之惕然故其立教一以嚴為主二十六年遷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明年與京察甄別無私焉嘗兼署戶工二部事綜理精密奏行矜恤行戶四事商困大蘇外城陵垣多所營治費皆取公帑奇羨不以煩民二十九年秋召為禮部右侍郎四辭不允越二年始受任時

已進左侍郎遂代郭正域視部事會楚王恩正域訐
其不法數事廷機力辨其誣大學士沈一貫欲藉妖
書傾正域及沈鯉廷機力保持之因繳生光已引伏
衆更掠治令具同謀主名正域危甚廷機急邀同志
求解于一貫獄得稍緩會御史沈裕草疏請尚罪生
光衆懼不敢預名廷機與裕同官余宗濬欣然請預
帝聞乃趣定生光獄株連遂絕廷機雅起家詞館然
精于簿書不辭繁劇以王府事多吏叢奸不可詰乃
定為簡要法有請立奏吏無所容私三十三年夏雷
震郊壇既率同列條上修省事宜復言今日闕失莫

如礦稅其迷惑聖心致諸事叢脞率由于此誠宜痛然罷撤與天下更新不報其冬類奏四方災異請上下交修共圖明作有詔督屬臣工禁止交際燕會而已秦王誼漶由中尉進封其庶長子止應受本爵而王賓緣欲封郡王廷機三疏力持王知不可奪遣人居間廷機固拒帝竟以特旨許之益府服內請封亦持不可廷機遇事有執尤矯矯屬廉潔帝亦知之書遇大計語左右曰此時朝臣率納外吏餽惟廷機與趙世卿孤寂可念也然廷機性頗刻深又偏愎不諳大體楚宗人華越以奏訐楚王撫按官既擬奪爵錮

高墻廷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例議寘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遂廢禮部主事聶雲翰疏論之廷機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遂伊鬱死舉人里居多不法廷機建議令有司評其優劣達于部進退之以是謗議紛起給事中袁懋謙嘗劾其刻覈繁瑣外雖耿介中實依阿廷機求退不允時內閣止朱賡一人給事中王元翰等慮廷機且入輔數陰詆之三十五年夏廷推閣臣廷機累預焉給事中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不可相持久之卒列以上于汴宗契元翰及給事中胡忻復言不可用帝雖

重廷機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廷機三辭始視事而元翰忻攻之不已帝為奪俸以慰廷機已而姜士昌宋燾以論廷機被黜群情益憤廷機力辨求罷又疏陳十宜去帝慰諭有加明年四月主事鄭振先論賡十二罪并及廷機廷機累疏乞休杜門數月不出而言者猶疑其偽交章力攻御史則楊師程彭端吾馬孟禎史記事湯兆京房壯麗吳亮李光輝鄧渼張時顯左宗郢劉蔚給事中則胡應召彭惟成戴章甫張國儒劉文炳韓光祐張鳳彩翁憲祥杜士全李瑾周司序及刑部王事熊應都察毓熙

唐鄭袁翰章先後上而惟成三疏攻尤力廷機求去不已帝屢詔勉留且遣鴻臚趣出廷機卒堅卧不起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一意撰著至人跡都絕而廷機猶時有繁言至四十年九月疏已百二十餘上廷機知帝未有意放遣乃拜疏陛辭出都待命同官葉向高言廷機已行不可再挽乃加太子太保賜道里費乘傳以行人護歸居四年卒贈少保謚文節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其為人無大過言路祇慮其座主申時行館師一貫有所授受故必欲逐之輔臣以齮齕受辱至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先

廷機輔政時四川巡撫喬璧星銳意欲討鎮雄安堯
臣與貴州守臣持議不決廷機力主撤兵省轉輸全
民命其後鑾方卒無事議者稱之閩人入閣自楊榮
陳山後以語言難曉垂二百年無人至是廷機始與
葉向高並命後遂相繼不絕
吳道南字會甫崇仁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及第授編
修進左中允直講東宮一日進講太子偶旁矚道南
即輟講拱竢太子為改容歷左諭德少詹事三十七
年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山東歷城高苑牛產犢皆
兩首兩鼻道南奏請修省盡蠲山東諸稅召還內臣

又因災異言咎變之興由貂璫欲退己下詔罪己與天下更新皆不報尋請追謚建文朝忠臣明年京師久旱疏言天下人情莫鬱此時鬱而不散必成旱災如來宮天下本不使誘明經術練習正務而久寘深闈聰明陽塞其鬱一也法司懸缺半載讞鞫無人致圄囹充滿有入無出愁憤之氣上薄日星其鬱二也內藏山積而閭閻半菽不充嘗不發帑賑救坐視其死亡轉徙其鬱三也眾臣滿朝薦亦孔時實一時循吏因權璫構陷下繫數年見天無日其鬱四也廢棄諸臣實堪世用乃一斥不復致山林終老其鬱五也

陛下誠渙發德音除此數弊不崇朝而雨露遍天下
矣帝亦不省道南遇事有操執明達政體朝鮮貢使
歸請市火藥執不予土魯番貢玉請勿納遼東鐵開
科試士以岩疆重武不宜尚文格不行其秋以父喪
歸服闋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三
辭不允四十三年五月始入朝故事廷臣受官先面
恩後蒞任至是帝不視朝皆先涖任道南既至不獲
見不敢入直同列方從哲為言帝令先視事道南疏
謝因請帝聯泰交搜巖穴振窮黎實言路且曰臣拜
命踰朝實欲效古藎臣之誼倘陛下于臣不採狂愚

臣于陛下不務匡救陛下安所用臣居數日優害臣
自赴召以來日冀陛下更新庶政乃就列經旬僅下
端王婚禮一疏他若儲宮出講諸王豫教諸大僚舉
遺佚撤稅使補言官諸事廷臣各獻以請者率皆杳
然徹擲臣等雖辭其責亦豈陛下簡置臣等之意哉
疏入帝優詔答之然竟不行也會梃擊事起帝召見
羣臣于慈寧宮道南始得面恩自是不獲再見矣織
造中官劉成死詔逮其黨呂貴往獲貴遂嗾奸民留
已皆造中旨許之命草勅道南偕從哲力爭且詢疏
所從進請永杜內降帝聽鄱陽故無商稅自稅使橫

行乃于湖口置關征課道南極言波濤洶湧舟無所泊多至覆沒請罷關勿征亦不納道南慎密有守輔大政不為詭隨時望甚重明年偕禮部尚書劉楚先典會試吳江舉人沈同和者副都御史季文之子目不知書賄禮部吏三場悉與同里趙鳴陽聯號舍其首場七篇自坊刻外皆鳴陽筆也榜發同和第一都下大譁道南等亟檢舉詔令覆試終日僅構一文乃下吏戍烟瘴鳴陽時亦中式坐除名先是湯賓尹科場事實道南[illegible]其黨側目至是御史李嵩周師旦遂遣章論之而給事中劉文炳攻尤力道南疏辨乞休

顏使文炳文炳遂再疏極詆河南巡按御史張至發助之道南不能堪言臺諫糾劾閣臣職也未有肆口謾罵者臣辱國已甚請立賜罷黜帝雅重道南為輔文炳外任奪萬等俸御史韓浚朱堦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歲疏二十七上帝猶勉留會繼母訃至乃賜道里費遣行人護歸天啟初以覃恩即家進太子太保居二年卒贈少保謚文恪

論曰萬曆之季殆否塞極矣閣臣職居輔相誼切股肱而堂陛隔絕君顏萬里諸臣雖有弘濟之才匡救之志亦安所施之哉兼之言路擊排同列水火譸張

閧闘如沸似燎稍有志趣者肯安之乎以至進退觸藩還迴狼狽掛冠行遯辭組私歸此何體也蓋敗亡之局已成矣悲夫

明史卷三百十一　　列傳一百六十二

張四維　申時行子用懋　王家屏

王錫爵子衡　趙志皐　沈一貫

朱賡子敬循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隆慶初進右中允直經筵尋遷左諭德四維倜儻有才智明習時事楊博王崇古並久歷邊陲善談兵四維與博同里閈而崇古姊子也以故亦習知邊務高拱深器之四年秋拱掌吏部超擢四維翰林學士甫兩月拜吏部右侍郎時俺答封貢議起

朝右相持不決四維為交關其間拱亦傾心筹畫款事遂成拱益才四維四維亦干進不已朝士頗有疾者明年四月御史鄭永春視監河東言令監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崇古為勢要四維父崇古弟為大商四維奏辯且乞去而拱力護之溫詔慰留焉初趙貞吉去位拱欲援四維入閣而殷士儋寅緣先得之諸人遂相構及御史趙應龍劾士儋士儋未去而言路復有劾四維者四維時已遷左侍郎不得已引去無何士儋亦去而拱終念四維又明年東宮出閣召充侍班官給事中曹大埜言四維賄拱

數得召四維馳疏辭求罷帝不許且趣入朝未至而
穆宗崩拱罷政張居正當國復移疾歸四維家世素
封藏時饋問居正不絕武清伯李偉慈聖太后父也
故籍山西四維結為援萬曆二年復召掌詹事府四
維既事居正謹明年三月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
維會馮保亦與四維善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入贊機務時呂調陽為次輔老而懦政事一决居
正居正亦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也四維既由居正
進嚴憚事之無敢出一語相可否但隨居正後拜賜
進官而已居正卒四維始當國累加至少師吏部尚

壽中極殿大學士初四維雖由事居正然為其所制積不能堪且不善居正所為凡忤居正者當四維調旨每不盡如居正意居正亦漸惡之至是既得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操切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頒詔天下疏言令法紀修明海宇寧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為促急煩碎致徵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弘敷惠澤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脈之要術也帝嘉納之自是朝政稍變言路亦漸發舒詆居正時事於是居正黨大懼王篆曾省

吾輩委身自昵乖申時行而馮保欲因兩宮徽號封已為伯悉四維特之詬曰何為叛我纂省吾知之厚賄保數短四維謂四維與吏部尚書王國光同鄉相厚可搆也乃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國光媢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為吏部主事時行遂調旨罷國光并謫謙而四維以帝慰留復起視事命甯下御史張問達復劾四維四維窘求保心腹徐爵張大受行賄于保保意稍解時行乃謫問達于外以安四維而四維以時行與謀也卒銜之已而中貴張鯨搆保保眷大衰四維乃授意門生李植輩令發保奸狀保及纂省

吾皆逐而朝事一大變四維謂除惡務本本既除餘黨可累請帝與之更始而汲引海內正人為居正所沉抑者雖旦夕未盡登用然力反前事于是時望屬焉矣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之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明年詔江西陶磁器十萬多奇巧難成四維亦力諫尋以父喪歸先是居正餘黨欲逐四維擁時行為首輔四維慍語時行客司夫首相者若天行有春必有夏何相迫為時行得疾在告及起不敢謝過默默而已及是四維與門生在言路者謀先攻時行姻戚尚書徐學謨次及時行疏

兵將上而父訃至乃已四維既聞喪慮有後患太行
金于張誠張鯨屬爲覆露由是賜錫優渥亟于居正
馬服將闋卒贈太師謚文毅子泰徵甲徵皆四維柄
政時舉進士泰徵累官湖廣參政甲徵工部郎中
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
修撰歷諭德充經筵講官纂世穆兩朝實錄進左庶
子掌翰林院事萬曆五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張
居正請廣閣臣前大學士徐階力薦時行居正意猶
豫階強之明年遂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七年進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十年以遼東大捷加太子太保

元予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明年奉命覆視大峪山陵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時行文采蘊藉當居正時不立崖異居正輔政十年天下苦于操切則詆其專擅以為侵六部權非祖宗故事至是御史張文熙猶以為言帝曰朕于天下事不能盡知容咨詢內閣若內閣都不與聞政事設此官何為因諭時行等勿以文熙所言介意時行上疏曰陛下聖德謙虛純心委任不以臣之不肖每事咨詢又以御史煩言俯賜慰諭臣等方切感激更復何言但國家典制及閣臣責任容臣

不添考使臣等居密勿之地而專擅之嫌竊恐難於展布不敢不為皇上明之其一謂部院不當置考成簿送閣稽考按祖宗舊制諸曹每月必領內閣精微簿關列事件月終送內閣收掌年終類送六科此係二百年成規今考成簿與精微簿相同但詳略稍異耳然則各部院之事未嘗不使閣臣與聞也且先年題奉明詔凡撫按奉行考成法過除未完者六科每歲兩次稽參閣臣則止于稽考本不題參又罰俸止及撫按未嘗借以督責部院也夫國家紀綱法度掌於部院而統歸於朝廷閣臣則參機務備顧問者若

於諸司之事全不與聞即皇上有問臣等遇何奏對
即有票擬臣等憑何參酌此豈皇上委任責成之意
哉且如吏部官不稱則當去未聞禁吏部之銓選也
戶部官不稱則當去未聞禁戶部之會計也使閣臣
不職即黜罷可矣若并其責任而盡削之不幾因噎
而廢食乎其二謂吏兵除授不當一一取裁其三謂
四方撫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夫部臣各有職掌督
撫各有責任初未嘗事事取裁事事請教但閣臣以
平章政事為職而用人則政事之大者故文臣自京
朝堂上官武臣自參將以上部中亦與臣等酌量無

亦虛心為國以示慎重公平之意令二部尚書寬在注等何嘗行一私意用一私人但當問其所用之人公與不公不當問臣等知與不知也至于封疆事宜關係要重者督撫諸臣豈得不與臣等言之近如陝西旱災作何賑濟遼東邊情作何防勦雲南叛賊作何併剿此皆朝廷大計卿諸臣揭問不為阿承卿臣等示以方略不為侵越但論事體之當與不當不必論臣等知與不知也蓋議者徒見前人之獘習而并欲防後人之將來不知專擅在人不在乎法擇人以守法則可因人而廢法則不可假令臣等居位食祿

事事皆委之不知豈不甚逆然祖宗建立閣臣之意
謂何臣等受陛下高厚之恩謂何而推諉自便將萬
死何以塞責臣等實不敢避形跡而有所不盡其心
故畢陳其愚帝深以為然然是時言路方張縱橫朝
寧時行雖得主眷度不勝眾多之口則務摩情所欲
而姑息煦嫗以厭其意閣權輕而閣望益損矣先是
吳中行沈思孝等以論張居正奪情受杖海內矜名
之士翕然歸之而李植江東之之徒亦依附之以妄
發舉取高位後生靡然爭以摘發居正為奇而時行
論議持平密者以時行故為居正所引輒目為黨抨

擊文至御史丁此呂謂侍郎高啓愚典試南京以舜
命爲題勸進居正帝手疏示時行時行曰此呂以
曖昧陷人大辟恐讒言接踵而至非清明之朝所宜
有尚書楊巍因請出之于外帝初從之而給事御史
王士性李植等皆叢此呂交章劾巍阿時行意蔽塞
言路帝尋亦悔之命罷啓愚留此呂于是時行巍皆
求去太學士余有丁許國言大臣人望所屬國體攸
繫令以群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之心國尤不
勝憤專疏求去語侵中行思孝等副都御史石星侍
郎陸光祖亦言小臣不可狗大臣不可棄帝乃聽巍

出此呂于外慰留時行國而中行思孝又以國害求
去諸言路群起攻國時行請量罰言者自此閣臣無
言路相水火而時行遂為戎首時行知天下士論之
不與居正也欲盡反其行事以收拾人心首請罷考
成法略言賦歛過于苛急則百姓不安緝盜過于督
責則無辜被枉道里有遠潤則時日有稽遲偽畏避
糾劾期于速竣必滋鍛鍊周內苟且疎略之弊非治
體也陛下肅清吏治期于事集民安而已欲集事不
宜多事欲安民不宜擾民于是居正一切綜核之政
盡為改易士大夫得用自寛益翫愒不事事而相競

於言上下恬熙風俗偷惰馴至法紀隳壞國勢陵夷雖由言路之激感而亦時行之矯枉過正使然也時行本有才略興居正同在內閣久明習國家事歲丁亥江南苦澇所漕米皆濕潤部臣欲却回撫易漕卒洶洶時行謂尚書石星曰江南歲輸止有此數若必令賠補民力何堪宜量輸京師隨到隨給京軍勿棄需日月致不可復食星從之國儲不朽腐而江南免責償之累京東地多卑窪沮洳彌望尚寶徐貞明建議請開水田如江南法歲收自倍時行深是之爲請於帝屬貞明董其事貞明之薊州招南兵之習農者

自河間經始使畫地耕作一時農兵大集墾田甚廣畝收一鍾而北人官京師者從中阻之時行上疏極陳利便帝入中官言竟罷其役其後農兵私自開墾不關有司京東白粲輸供上用其直賦于往時帝幸兵仗而臨觀內侍或言武宗時有內教場以嚴時習武帝欣然舉行擿內監二千分班操練每以五鼓從東華門入及晨而散時行等深以為憂傳語司禮大璫曰此事關係禁廷諸人擐甲荷戈未明入內設奸谷竄入其中為害叵測卽有緩急外人不得問宿衛不得入此公等剝膚之患也諸璫悚然乘間力奏帝

為止雲南緬夷莽達喇侵逼三宣而隴川多氏為記蛮岳鳳父子獨誘折入緬中順寧土舍罕虔為莽賊内應于是據隴川破順寧滇中大震廷議用兵于緬大臣或難之時行曰若爾則西南騷動國家且受其禦矣滇南萬里向來武備单弱奸人勾引遠夷乘隙而動若選擇守將率兵禦之募土司徒卒自足戰守無過慮也乃與兵部議調鄧子龍劉綎各將兵三千赴之子龍先復順寧擒罕虔綎以計誘執岳鳳及其子曩烏獻闕下緬兵遂不敢出而隴川平播州楊應龍所屬五司七姓數訐奏應龍下撫按會勘有司以

為奇貨故坐慝龍以跋扈不服之罪索重賄乃已廼撫蕃夢熊貪功喜事入五司屬想疏請大征時行曰慝龍雖殘暴但行于所部于朝廷未有逆節也祖宗來第羈縻之焉用漢法為部中遂寢其奏順義王撦力克西海青海别部火落赤真相入犯洮河中外爭請用兵時行謂不可以一鎮而擾九邊薦戎政尚書鄭洛為經略使趣順義東歸而擊火真之罪使還洮河復定其能斷大事如此然當時朝議卒以時行為容叛黨而排擊之雖幸免一時竟以建儲之議而去先是十四年正月光宗已五歲矣而鄭貴妃有寵

生皇三子常洵頗有奪嫡之意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廷臣多以指斥宮闈觸帝怒被黜謫十八年時行復以為言帝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時行因出閣似不當遲帝頷之尋屢疏請冊立豫教有詔須後命貴妃弟國泰亦以疏請不報時行等乃言向者道路之口謂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令國泰奏復不行則外廷又滋異議以為皇貴妃姑令國泰塞責陛下姑為皇貴妃解紛恐中外臣民之疑終無由釋而皇貴妃之心亦終無由白于天下帝乃下詔曰朕不喜激聒近諸臣章奏一概留中正惡其離間

朕父子歸過于上邀直于下耳若明歲廷臣不復請援當以後年册立否則直須皇長子十五歲舉行于是時行戒廷臣且弗激擾帝頗安之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具册立儀注帝怒更命展期一年而內閣亦有疏入時行方在告許國首列其名時行恐激帝怒册立復中變乃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預知册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仰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致妨大典于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陽附群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中書黄正賓復擠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

被默責御史鄒德泳劾疏從上時行力求罷詔馳驛
歸歸三年而光宗出閣講學十年而立為皇太子時
行馳疏表賀帝手詔存問司元子冊立朕志先定以
阻激故緩知鄉志言至計尚欝於懷今已立為皇太
子冠婚並舉念鄉家居緊念特遣使報鄉四十二年
時行年八十復遣行人存問詔書到門而卒先以雲
南岳鳳平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至是
贈太師謚文定時行承居正之後海內清晏雍容朝
列為太平宰輔疏歸里門時時從故人遺老修綠野
香山故事丹鉛筆墨與少年詞人爭角勝吳趨委巷

詞翰流傳互相矜重閱二十年餘于時人情國勢日變而難至福清葉向高當國益孔棘矣向高每嘆羨時行以為弗如也世之進訟居正者必訾時行然在當時以能改紀其政雖詆為黨護而上下翕然安其行事矣子用懋字敬中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久之不調神宗特擢太僕少卿仍視職方事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崇禎初歷兵部左右侍郎拜尚書用懋官兵部久頗諳邊事是時軍書旁午題奏一日數十上不鮮滯者數旬致仕歸卒贈太子太保孫紹芳進士戶部左侍郎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錄操江都御史高捷以官帑遺趙文華家屏直書之捷弟拱方柄國祈稍諱執不可萬曆初進修撰充日講官數陳剴摯帝嘗斂容而受務為端士張居正寢疾詞林率奔走禱祈獨家屏不往每遷侍講學士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甫踰月命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去史官二年即輔政前此未有也時申時行當國許國王錫爵次之家屏居末每議事秉正持法不激不隨時望甚重越二年遭繼母憂詔賜銀幣馳傳以行人護

行服甫闋詔進禮部尚書遣行人召還既抵京師三
月未得見家屏以為言請因聖節御殿受賀畢發綸
中章奏舉行册立禮不報復偕同官疏請帝乃于誕
日強一臨御焉俄遣中官諭家屏奬以忠愛家屏疏
謝復請勤視朝居數日帝為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
居不出矣評事雒于仁進四箴帝將罪之家屏上言
人主出入起居之節耳目心志之娛庶官不及知不
敢諫者輔弼之臣得先知而豫諫之故能防欲于微
渺令于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備位密勿反緘默苟容
上虧聖明之譽下陷庶僚蒙不測之威臣罪大矣當

可一日立于聖世哉帝不懌留中十八年以冬旱乞罷言邇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風霾川竭河涸加之旱潦蝗蝻疫癘札瘥調發之難莫甚今日况套酋跳梁于陝右土蠻猖獗于遼西貢市屬夷俟鴟張虎視于宣大虛内事外為已竭而外患未休剝民供軍民已窮而軍食未裕加以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籌畫凌雜祇事靡文綱維縱弛而愒玩之風成名實混淆而僥倖之風啓陛下又深居靜攝朝講希臨計臣一歲間僅兩覲天顏而已聞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並寢不行今驕陽爍石小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而

樞未徹九閽之內此臣所以中夜憂皇飲食俱廢而
不能自已者也乞賜罷歸用避賢路不報時廷臣交
請册立其年十月家屏偕時行國錫爵合疏懇請以
去就爭帝不悅傳諭數百言切責廷臣沽名激擾至
謂為悖逆時行等相顧錯愕各具疏再爭杜門乞去
獨家屏在閣帝遣鴻臚卿家趣時行等入直時行等
陳謝復申册立之請杜門如故家屏亦請速決大計
帝乃遣内侍傳語期以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即
于冬間議行否則待踰十五歲家屏以口勅難據欲
帝特布綸音立具草進帝不用復諭二十年春舉行

家屏喜即宣示外廷外廷翕然時行等亦起視事時帝責稽豫聞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諭詰責時行等合詞陳奏乃已至明年秋大典將屆以張有德奏帝復藉爲名中止時行國並由此去位錫爵先以省親還家屏遂爲首輔以國諫疏已實列名不當獨留再疏乞罷不允乃視事當是時中外皆疑帝欲立愛諸議紛然家屏深憂之力請發大信以塞道路之言消宮闈之釁不報又明年給事中李獻可等請豫教帝黜之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益怒譴謫相屬家屏遂引疾求罷言漢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

綏鼓衆意循主不義每感斯言惕然内媿頃年以來
九閽重閉晏安是懷郊廟不饗堂陛不交天災物怪
罔徹宸聰國計民生莫關聖慮陛下試省此心敬耶
怠耶于治道得耶失耶臣備員輔弼既不能婉導容
規防未萌之欲又不能苦爭彊諫扶將墜之樞曠職
鰥官久當退避適令數月間請朝講請廟饗請元旦
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犬馬微誠不克感回
天意已可見矣至預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厭聞直
言槩加貶謫臣誠不忍明主蒙咈諫之名服朝有積
施之罰故冒死屢陳若依違保祿淟涊苟容泯默所

謂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此領賜骸骨還田里帝
得奏不下儀以越志舉疏責家屏希名托疾乃復奏
言名非臣之所希亦非臣所敢棄顧臣所希者陛下
爲堯舜之主臣爲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
若徒犯顏觸忌抗爭僨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
希名將使臣身都高爵家膺厚祿主從莫正政亂莫
匡可謂不希名之臣矣國家奚賴焉疏入帝益不悅
達內侍至卿責以俚駁御批敕激主怒且謂托疾要
君于是家屏求去益力或勸宜少需忍就大事家屏
人君雅所欲爲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犀

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苟庶有濟
再遂復兩疏懇請詔馳傳歸家屏制行端嚴忠貞丕
植既當國推誠眾公百司事一無所撓顧以戇直見
忤柄國止半載又強半杜門不獲展其志朝野惜焉
閱八年儲位始定遣官賫敕存問賫金幣羊酒又二
年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諡文端熹宗立再贈太保任
一子尚寶丞家屏通達國體既家居朝鮮用兵貽書
經略顧養謙曰吾衛為狄滅齊桓率諸侯城楚丘春
秋高其義未聞遂與狄仇連諸侯兵以伐之也今第
以保會稽之恥激厲朝鮮以城楚丘之功奬率將來

無為王而為容則善矣其深識有謀皆此類也

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編修三遷為諭德萬曆初充穆宗實錄副總裁書成進侍講學士遷祭酒五年以詹事掌翰林院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等錫爵要同館十餘人詣居正求解居正不納錫爵獨造喪次切責之居正勃然下拜索刀為刎頸狀曰君輩欲殺我耶竟入不顧中行等既受杖錫爵持之大慟明年進禮部右侍郎居正甫歸治喪九卿急請召還錫爵十起猶不署名旋以省親去居正沒言者交薦會丁

发不果召十二年冬卲家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機務累疏力辭詔遣行人敦趣明年六月還朝首疏請禁錮詖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闢橫議簡士作帝咸褒納先是李植江東之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等相搆以錫爵負時望且與居正貳力推之冀其助己比錫爵至復持平其間與時行合出疏力排植等由是植等悉去政府務益張是時時行為首輔許國次之錫爵與時行同舉會試且同郡於國則同鄉以故三人相得甚然時行柔和而錫爵性剛負氣若其操行貞白時行殆不如也廿六年子衡舉順天

第二部郎葛桂饒伸論乞錫爵還章辭皆繇過從徵伸竟下詔獄除名桂亦謫遠方御史喬璧星請帝戒諭錫爵務擴其量為休休有容之臣錫爵言臣以為容有技彥聖為休休璧星以并容娼嫉為休休惟陛下裁察議者頗謂其忮云明年四月上疏言自二月以來陛下僅一視朝送潞王之國其餘朝講悉罷臣下喁喁不勝跂望夫尸居卻事何如衢樽之安酒醪袪疾何如勿藥之喜燕婉當御何如前疑后丞之嚴玩好充陳何如左圖右史之樂陛下欲明其不然莫如勤御朝講日覲大臣使人人得以覲天顏承清問

上也或以方著靜攝則定省游衍之暇以二時披閱
章疏使群下曉然知意在尊生不在厭事在頤養不
在逸樂其次也又或以天工人代不必事事躬親則
蚤定根本之計升儲出閣然後委政事于閣部又其
次也邇令留中諸疏動至經時冊建吉期杳無明旨
閣臣兼旬累月不承顧訪又何頻立群工之上哉皇
長子倫序久定三歲前已宣付史館去年不行猶曰
年未及也今年不行猶曰潞王未之國也過是皆無
詞矣而猶然遷回不決此臣所以日夜拊膺而泣血
也帝溫旨報聞明年二月復請豫教冠于錄用姜應

脩等且為李材求宥不報五月以旱災自陳言臣備
位六載朝講日疎災異日告南北寇敵在在生心而
太倉錢穀枵然一空請餉請賑茫無以應至冊立大
典久稽不行豫教急務亦且寢閣目今京師亢旱風
霾人情遑遑求其召災之故則有妄傳宮廷舉動歸
過君父者臣誼屬股肱地居輔導主德未光由臣失
職乞亟賜罷免帝優詔留之其秋西陲失事議者爭
請用兵錫爵以內治未足恃不當遽罷款主戰持議
與時行合未幾偕同列爭冊立不得杜門乞歸言前
代建立皇儲皆天子謙讓臣下固請而後從茲陛下

以故事持謙則可若謂必當獨斷臣下有請即謂之無君心懷悖逆則漢文即位之年羣臣首以建儲請豈皆不忠之臣耶聖諭又謂安有子不順君父之指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者夫元子年未十齡便疑防若讎自此漸壯羣臣愈當避私結之嫌永不敢再請于陛下之指則順矣安所逃依阿悞國之罪哉陛下即自謂心無搖亂皇貴妃容有贊言然閒容無據臣等何憑曉諭外廷亦宜遂釋然無疑須又聞宣傳中宮有疾嫌疑之間甚有以小人曖昧之心窺測陛下者臣竊痛之祈陛下憐臣多病速賜骸骨還鄉里疏

留中尋以母老違乞歸省乃賜道里費遣官護行既而時行國及王家屏相繼去位有詔趣召賜爵二十一年正月還朝遂為首輔先是有旨是年春舉冊立戒廷臣毋瀆陳廷臣鑒前張有德事咸默默拱竢及是錫爵密請帝決大計帝遣內侍以手詔示錫爵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其兩弟且並封為王錫爵既奉詔擬諭旨又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為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則元子即嫡子而所生母不必進崇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諭以進同列趙志皐張位咸不預聞帝竟以前諭下禮

官令即具儀於是舉朝大譁六科給事中史孟麟趯官羅萬化等羣詣錫爵第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亦自覺其謬偕志皐位力請追還前詔帝不從已而諫者益多錫爵益懼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不報乃自劾三誤乞罷斥言極切至帝亦知公議難拂不得已追寢前命且命少俟二三年議行錫爵旋上疏請速決且曰陛下去年之命既改于今年安知今日之命不改于他日曩元子初生業為之頒詔肆赦詔書稱祗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然矣今復何疑而帶決哉不報其年四月陳泰來要務請君與陳泰來大

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喙害君臣否隔伏禍隱憂難以言悉且天下見臣等位冠羣僚而終歲不一延接安得不輕宮府隔絶茫然不知事所從出安得不疑既輕且疑將凜凜救過不及焉能展布四體佐聖致萬一哉又請録用廢棄諸臣並優旨屢答然竟不行七月彗星見有詔修省錫爵因請延見大臣商略政務又言彗已漸近紫微為人君藏身布政之所宜慎起居之節寛左右之刑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恩不報踰月復言彗星已入紫微其咎當在君身必非匿臣用人行政所能消弭計惟建儲一

事可以襍之蓋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令前星既耀而不登定故致此災誠速行冊立將自宮廷以及薄海莫不鼓舞懽暢而天變自弭帝手詔報聞仍待首春待期之說錫爵答奏復力言之已又連章懇請十一月太后誕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見錫爵於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倘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年已十三尚何待耶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動錫爵因請頻召對保聖

躬退後上疏力請且曰外廷議論皆以因寵陰謀歸之皇貴妃臣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動手詔諭錫爵卿每奏必及貴妃何也彼數勸朕朕以祖訓后妃不得與外事安敢輙從錫爵上言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之子天下不疑貴妃而誰疑貴妃不引為己責而誰責祖訓不與外事者不與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若冊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貴妃親子陛下諉所以安全之得不與貴妃謀乎且貴妃久侍聖躬至親且賢而外廷紛紛莫不歸怨臣所不忍聞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口

歸功貴妃陛下尚以為疑然則必如羣少年盛氣以攻貴妃而陛下反快於心乎疏入帝頷之志皐位亦力請居數日遂有出閣之命然手詔謂朕年未老又無重疾其冊立少俟旨行又言皇三子年齒相等宜同出就傅錫爵因疏謝其言祖宗朝冊建東宮多不過數齡宣皆年老有疾乃定儲位幸陛下勿以為疑皇三子少皇長子四齡不可謂相等先後之間苟一不慎聖心又無以白于天下臣竊謂宜少緩使當是時帝雖嘉錫爵忠蓋從其言而貴妃不悅陰設計難之令廣市珠玉珍寶供出閣儀物計直三十餘萬

西部臣楊俊民等言無故事且帑藏匱乏科臣王德完等復謂養正之初宜示儉德豈可未親經史先睹珍奇帝不懌遂手詔諭錫爵欲易期錫爵婉辭懇請乃不果易明年二月出閣禮成輔臣侍班及用詞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中外爲慰先是江南北旱潦民饑而中官督織造不已錫爵極陳其困請并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末言臣母自南來目擊道中鬻子女者得銀不過數銖幸陛下大爲賑救及河南大饑言公私匱絀請與同官盡辭俸金稍佐賑貸并望陛下及兩宮各出內帑十一救垂死之民帝感其

意果獲賑焉錫爵志節高亢盡瘁公朝不恤私計帝雅重其人累進讜言略無忤色其眷禮逾于前後諸輔臣顧帝以壯年耽嗜酒色不勤萬幾致堂簾否隔政務底滯錫爵雖隨事納忠急廢益甚視時行柄國時更難遂有去志初錫爵以並封召謗既而趙南星被斥趙用賢放歸一時論救者咸遭譴謫衆疑錫爵為之錫爵雖連章自明亦申捄甚力人卒莫能諒也錫爵見物論難平且元子豫教已行身又多疾去志益決數乞休帝不欲其去為出內帑錢建醮以祈其愈錫爵不自安力辭已而疾益甚疏八上乃允先是

已累加太子太保至是命改吏部尚書進建極殿賜道里費乘傳行人護歸比行以戀恩懇躬廟饗等十三事進規閣七年東宮建遣官賜勅存問賚銀幣羊酒三十五年廷推閣臣帝既用于慎行葉向高李廷機三人又還念錫爵特加少保遣官召之三辭不允時言路横甚錫爵進密揭力詆由是為給事中段然朝嘉棟宋一韓周曰庠張鳳彩蕭近高王元翰金士衡御史馬孟禎梁州秀李光輝陳于廷王以寧等所劾錫爵以謂不可再出竟辭不赴又三年卒于家年七十七贈太保謚文肅衡字辰玉少有才名其為舉

旨也人不謂私至二十九年錫爵罷相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亦第二授編修先父卒錫爵弟鼎爵亦舉進士累官福建提學副使能其官

趙志皐字汝邁蘭谿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萬曆初進侍讀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志皐偕張位等抗疏論救格不入則請以中行等疏宣付史館居正恚會星變考察京朝官遂出志皐為廣東副使居三年再以京察謫其官居正沒言者交薦起解州同知旋改南京太僕丞歷國子司業祭酒再遷吏部右侍郎並在南京十七年六月以帝數托

疾報朝奏言臣近以少詹事侍朝講見聖躬康泰稍有不和轉聆輙復何近日延引之久也得毋衽席之愛不能割麴蘖之好不能絕乎願陛下念此身付托之重毋溺燕樂虧元氣宋儒真德秀曰惟為學可以養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祈陛下日臨講幄與二三儒臣研究義理視朝則延見大臣商榷政務朝退則披覽章奏紬繹經史使此心有所制約聖慮日清則聖躬自固報聞尋召為吏部左侍郎十九年秋申時行謝政薦志皐及張位自代遂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春王家屏罷王錫爵

奉召未還志皐行首輔事會寧夏變起兵事多所咨決主事岳元聲疏論錫爵中言當事者變亂傾危遂爲主事諸壽賢給事中許弘綱所駁志皐再辨帝皆不問二十一年錫爵還朝明年五月遂歸志皐始當國遼東失事詔褫巡撫韓取善職逮副使馮時泰詔獄而總兵官楊紹勳止下御史問給事中吳文梓等論其失平志皐等亦言封疆被難武臣罪也今寬紹勳而深罪文吏將武臣益恣文吏益喪氣不敢舉職也竟付時泰詔獄帝不從其後時泰卒謫戍湖廣進秩不得旨布政使武尚耕以下盡謫官志皐言事有

主者不當牽累乃止謫尚耕及經歷餘皆獲宥其冬皇太后誕辰帝受賀畢召見輔臣于暖閣志皋乞宥御史彭應參其明年言官以財絀民貧乞減織造志皋等因合詞懇請尋極論章奏留中之弊請盡付諸曹議行帝惡張誠黨霍文炳以言官不舉發貶黜者三十餘人志皋等連疏力諫皆不納先是志皋已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二十四年論甘肅功進少保吏部尚書改武英殿俄以一品考滿進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建極殿三月兩宮災請下罪己詔戒飭百官頒赦天下因以發章奏拔淹滯補臺諫慎法守停織造

數事請帝頗納之其秋志舉以兩宮既災六月熒星見閏八月日食九分有奇皆天變之大者歷陳時政缺失請振肅紀綱帝不能從明年六月三殿又災志舉時在告力疾疏列崇敬畏躬祭享復朝講定國本納忠言補庶官行考選起罪廢罷礦稅平喜怒慎刑獄十一事優詔報聞延安諸生楊新芳訐其祖故尚書兆遺贓百餘萬請籍沒助工帝即從之志舉等力言不可弗聽已而按驗無實新芳坐戍邊初志舉以皇長子年十六請舉冠婚禮帝即命禮官具儀及儀上又不果行二十六年三月志舉等復以為言終不

免。先是張居正柄國，權傾人主；申時行繼之，勢猶盛；王錫爵性剛負氣，人亦畏之。至志皋為首輔，年七十餘，耄矣，柔而懦，不為朝士所憚，以故詬誶四起。其始正首輔位也，值西華門災，御史趙文炳論之。無何，南京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謂顧憲成等空司而逐，志皋賈激帝怒。又交章論劾。已而給事中張濤、楊洵，御史冀体，況上進，南京評事龍起雷相繼披詆而進。按御史吳崇禮劾及其子兩淮運副鳳威，鳳威坐停俸。未幾，工部郎中岳元聲極言志皋宜放，給事中劉道亨詆之尤力。志皋憤言：「同一閣臣也，往日勢重而權

有所歸則相率輔之以媒進今日勢輕而權有所分則相率擊之以傳名因求退益切帝慰諭之初日本封貢議起石星力主之志皋亦冀幸無事與相應和及封事敗議者益蜂起凡劾星者必及志皋于是御史周孔教黄紀賢何爾健南京御史黄華秀給事中劉為楫侯廷佩侍郎沈思孝等章相繼上而庶吉士劉綱山西巡撫魏允貞御史汪先岸亦以不職劾志皋志皋每被言輒疏辯求退帝悉慰留先害譴言者以謝之後言者益衆則多寢不下而志皋益堅迨封事大壞星坐欺罔至下獄論死位亦以東事褫官而

志皐終不問也然是時志皐已病不能視事乞休疏
累上御史于永清給事中桂有根猶時有論列志皐
雖身在床褥于罷礦建儲諸大政數力疾草疏諫爭
帝眷時恩賜亦如故而志皐疾轉篤在告四年疏至
八十餘上終不得請二十九年九月竟卒于邸舍贈
太傅謚文懿志皐性行寬簡其才氣不如張位沈一
貫而醇謹過之是時帝益怠荒章疏沉閣官僚曠闕
賢士摧殘志皐雖隨事論諫而卒不勝其扞格故謗
議益叢焉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萬曆二年當會試張居正欲私其子嗣修以囑副主考吏部侍郎王希烈而嗣修卷適在一貫所希烈為言一貫不納退取其卷乙而藏之居正愠甚而慮一貫白發其狀不敢害也明年充日講官校事檢討無直講筵者時帝方嚮學無日不講一貫疑居正以是困己供事益虔嘗講高宗諒闇進曰託孤寄命國家大事必有忠貞不二之臣然後可令總百官苟非其人不若躬親聽覽之為大孝也居正愕然不怡者久之十年居正沒始遷左中允時為檢討十三年矣又三遷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尋擢禮部

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以省親去二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旋召為正史副總裁協理詹事府未上詔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會朝議許日本封貢一貫以貢途舊出寧波慮為鄉郡患在道貽書當事力止之既還朝復極陳其害貢議事乃止封事告變朝鮮再用兵一貫力言水師之利請設重鎮於天津廣徵南方舟師用資戰守又以山東供億不給請勅守臣招四方貧民大墾荒土為足餉計帝咸褒納及楊鎬敗績于蔚山贊畫主事丁應泰劾一貫交通鎬一貫引罪求罷帝置不問時陳于陛已前卒張位得罪

罷去首輔趙志皋寢兵在告獨一貫入直數請増置閣臣不聽錫既敗績廷臣多請撤兵一貫力贊帝進戰會平秀吉死倭賊引退將士遂得收功而應泰乃劾諸將以五千金賄倭使退無寸功宜悉徵下獄諸將聞之恟懼一貫言國家東征七年徵師十萬披堅持銳効死異域彼誠望尺寸之功今不惟不錄其勤反令懷懼安保無意外患且倭以全力爭朝鮮而云五千金賂而却之度非事實帝納其言將士咸得敘功是時礦稅繁興儀真既設稅使將復設于京口一貫言百里之中不當置兩稅寧波故有市舶司嘉靖

間已罷至是欲遣中使領之一貫力爭不可事皆獲止小校王官徐希昌舉人林章獻銀萬二千兩乞鬻鹽淮南且列營天寧洲黃天蕩以防鹽寇一貫言小人以萬金之利玩侮至尊罪不可貸且黃天蕩居大江之中素稱賊藪彼欲據之聚衆為亂宜急捕治官等遂下吏貴州方會師討楊應龍詔遣中官張慶往榷稅亦以一貫言獲免國本未定廷臣爭之十餘年猶不決至是皇長子年十八矣諸請冊立冠婚者並迫帝無辭以解則設難事困之責戶部進銀二千四百萬為冊立分封諸典禮費部臣計無所出哀籲者

域一貫亦再疏請帝卒不從俄上言令天下可憂者播賊未滅北警時聞然猶邊境之患也若畿輔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湖廣無地不災京師米價翔湧流離載道彼不肯枵腹待斃則將有揭竿持梃而爲亂者況礦稅迫之益以怨讟之民乎夫一隅有亂猶可撲滅四方並起誰能滅之乞速發德音拯此元元之命曩祖宗定制關津榷稅不及五穀自稅使橫行一切征取由是商賈不通生民絕命此尤不可不禁又上言自礦稅使出天下舉疑陛下爲好貨臣知陛下非好貨也特國家多故出于不得已耳然設聚斂之策

而傷樂生之民恐亂未必弭而反以生亂臣聞鹽鉄均輸不足以富漢而漢由此耗瓊林大盈不足以富唐而唐由此危隋之末季洛口之倉山積適為盜資由此觀之苟有善政雖無蓄積而國安如無善政雖有蓄積而國危國已危矣金錢愈多愈為身累耳望陛下慓然恐惕然悟立下明詔撤還中使天下幸甚

二十八年湖廣稅監陳奉肆虐疏言自奉入境始激變武昌既而漢口黃州光化寶慶德安湘潭以及青山陽邏仙桃巴河諸鎮無不激變幾成大亂夫民心一變亦可畏況既屢變而猶窮治亂黨深督有司則

亂勢益成將不可解不惟楚地之憂抑亦天下之患也俱不報帝乳母佑聖夫人徐氏從禮官議上勤敬榮安二謚帝盡用之又允真人張國祥請免其家賦役一貫皆諫不聽一貫自輔政以來惟初向恩得一見帝厥後召對遂絕先因東征獻俘帝御午門樓受賀一貫請得登樓陪侍賜面對至是楊應龍平帝復御樓受俘一貫仍請陪侍皆不許是時國本猶未建帝以皇長子所居湫隘命營慈慶宮居之是年三月工竣諭一貫草勑傳示禮官上册立冠婚及諸王分封儀勑既上帝復留不下一貫趣之則言朕志已定

因小臣謝廷讚秉機要功故爾中止俟移居後行之既而自夏徂秋迄不舉行一貫復以為言則令傳諭廷臣靜俟毋再瀆擾至明年春皇長子既移宮廷臣遵旨不復諍册立亦竟不舉具夏五月貴妃弟鄭國泰迫于群議請册立冠婚並行且曰珠玉金寶可量減帝怒一貫言國泰感臣意在保全家族與他瀆擾者不同宜賜褒納因再草勅請下禮官具儀寢不報先是宫中安言二龍不相見見即災帝故不欲早建國本一貫盛稱太祖二十五子百二十一孫以解之帝意漸釋而是時外廷聚議有欲姑順帝意先冠婚

後冊立者一貫不可曰先冠者太子冠乎諸王冠乎婚乎何所宮中乎諸王館乎妃何稱太子妃乎諸王妃乎不正名而苟成事明降儲君為諸王不如仍稱長子猶有望也未幾萬壽節一貫復稱引既醉斯干二詩以諷會帝意亦頗悟遂有即日舉行之命九月十有八日漏下二鼓累下詔行之朝野懽忭既而帝復中悔諭一貫冊寶未備令改期一貫大驚急封還詔書言臣萬死不敢奉命帝乃止十月望冊立禮成先是趙志皋得痺疾四年不起一貫獨秉政屢請增置閣臣帝難其人廷推數上悉不用至是志皋已卒

一貫請並力乃簡用沈經朱賡三十年二月帝有疾悉召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啓祥宮後殿西暖閣皇后貴妃以疾不侍側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于前一貫叩首起居訖帝曰先生前朕享國已永病日進何憾佳兒婦令以付先生幸善輔之因命罷礦稅停織造燒造建言獲譴及忤稅使繫獄者俱復官一貫慰且謝不覺失聲哭太后太子諸王皆哭帝起就床一貫復奏令尚書求去者三章賜處分帝留陳蕖田樂而以祖陵衝决獨削楊一魁籍一貫復叩首出遂與九卿

俱宿于朝房夜將半帝使使傳詔至一貫所具如前
諭一貫疏謝因言聖躬萬福決無他慮翊日帝疾竟
瘳欲追還前詔司禮田義諫曰詔已頒矣豈可反汗
帝怒欲手刃之使中使二十餘輩詣閣言礦稅以濟
大工不可罷釋囚錄直臣惟卿裁奪一貫持詔欲弗
予其人輙自相樸流血被面一貫惶惑無計竟納還
之弟曰成命不可更望聖主三思帝不聽尋以太僕
卿南企仲疏并二事亦寢自是中外愈失望咸咎一
貫持之不力云中官徐銳言寶坻諸縣故有牧地千
三百餘頃為豪民所侵請遣其黨往覈一貫再擬不

稱旨上疏力爭且言今年火星逆行占爲兵戈並起天下大擾臣竊憂之倘變生意外陛下能與二三中人拜之乎不報廣東稅使李鳳貪虐一貫請撤之南京守備邢陰言徵藏寧二府稅契歲可得十五萬金一貫駁其妄奸人張仁等獻銀五萬請收旗校千四百人帝即許之一貫復持不可是時沈鯉朱賡已先後至一貫遂乞骸骨會御史劉九經劾刑部侍郎董裕通政使沈子木歷事范醇敬工部尚書姚繼可帝怒謫之外而疏詞有十月南山語給事中姚文蔚御史于永清遂揚言秦人欲擠首揆以九經與都御史

溫純俱籍陝西欲藉以搆純于一貫也于是純疏劾兩人語亦徼及一貫一貫求去益力帝為遣鴻臚宣諭久之乃出明年中使王朝採煤西山幾激民變一貫偕同列力請罷朝遼東稅使高淮貪恣不法聲言躬赴闕廷面乞鎮守一貫等極言不可許帝遣中官王界敎收地令閣臣草勅一貫等執不肯草帝趣之再三乃言近歲以來四方利源盡籠于中使常恐民勞變生惟茲畿輔根本重地祖宗陵寢宗廟所在尤宜厚恤且京師去邊近惟隔一墻正藉民心以為干城胡可使愁苦鈕冗潰然離也近西山窯戶易州燒

徒相繼告變朝廷卽以威力勝窮民窮民豈不以死力抗君上莫謂蚩蚩之氓可惟我吞噬而無患也帝終不聽又明年正月帝手札諭閣臣以時逢陽長命條具祈天永命保國利民事宜一貫等書上言圖治無奇策在率由舊章而已今時政詭于舊章者蓋多而莫甚于礦稅何不曠然盡罷之若夫撫災民塞盜源疏交綱釋久繫罷宣索恤商賈停土木急河工廷臣數奏已俯在陛下一發令而已令內而兩京大僚外而巡撫監司缺官幾半至于批鱗攀檻放逐遠繫諸臣概從淪棄愁畢世而未解恩累布而弗霑危陛

下所宜動心也大抵為治之要不越理財用人今陛下視財太重視人太輕取財太詳任人太畧國勢漸衰率由于此而其原則起于弁髦舊章誠宜開張聖聽凡事于舊章加意急罷礦稅補廢官所為祈天永命之道端不外此因擬上詔旨四道帝竟留中五月雷燹長陵明樓有詔修省一貫等上言近者章奏不下德意不宣人心鬱憤已極天地祖宗實鑒之茲假雷火以發怒耳今日欲修實政必自通章奏始欲通章奏必自撤疑情始君臣上下之間渙然不疑有謀即用有斷即行則奸欺無所容釁孽無由伏乃以答

天地祖宗之佑若但有畏天敬祖之言而無其實則人尚難欺天豈容誣惟陛下留念裁察疏入帝厭之諸司題覆悉不下間下一二不過報聞而已一貫等以章奏但報聞則與不報何異累疏極言泄泄之害皆不報無何蠹食長陵松柏枝葉幾盡一貫等復言明樓既燼更值蠹災變異如此天地祖宗之心可知聞宮中朝夕焚香祈保天命聖心豈不惕然第陛下所求者非有制于人更非有制于天也言脫于口而仁布于天下欲罷礦稅則礦稅罷欲釋繫囚則繫囚釋欲起逐臣則逐臣起雖制之而不行故今日之事

乃天地求回陛下之心而不得非陛下求回天地之心而不得也越三日報曰修省實政少俟次第舉行一貫等又言今日修省實政不容瞬息緩而猶曰少俟俟之為言安所底止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亂恐有不能俟者夫秉天下未變而圖之則權在天子待天下有變而圖之則權在匹夫斯即宵旰憂勞何益于事至八月又上言陛下深居宮禁不接臣民為可塞耳掩目置人言弗恤若臣等則日出入長安門勢不能避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璫尾流離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齋捧官來啓口即說礦稅

之害四方書聞至未開緘即知其陳礦稅之苦臣等處此何以為詞纍奏丘人謂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于羣臣百姓惟陛下深察其言帝卒不省時在朝文武諸臣以所陳修省實政猶未下相率詣文華殿合詞力請帝怒傳諭閣臣切責諸臣瀆擾恣肆一貫等上言陛下欲朝儀靜肅當收天下之心欲收天下之心當恤天下之言近年以來四方久罹礦稅之害而又習聞停止之言跂望恩綸以日為歲諸臣受國恩深感時多故千章萬瀆總屬懇誠豈可名之為瀆擾罪之以恣肆昔伊尹告太甲有言逆于汝心必求

諸道章陛下採納既而修省卒不行三十三年夏雷
擊天壇望杆一貫等復條上修省事宜一貫初官翰
林聲籍甚其獨柄國成猶未乖人望自沈鯉入一貫
與相牴牾朝論漸分優劣迨假王議起一貫力右王
抑鄒正域又以妖書事欲傾正域及鯉自是不容于
清議及錢夢皐張以渠輩以考察獲留衆謂一貫實
為之謗議紛起于是郎中劉元珍主事龐時雍南京
御史朱吾弼交章論劾咸被譴先是一貫數稱疾乞
去帝輒慰留至是堅卧不出請益力明年七月南京
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復連章劾其奸貪一貫

憤益求去乃黙嘉訓奪居相俸而允一貫歸給賜如例與一貫既去言者猶追論不已其鄉人官于朝者亦多被誣謀及熏勢成凡抨擊邪黨者率以一貫為射的至身沒未已云先是一貫在位凡邊功進秩與同列皆力辭以考績累加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家居十年年七十九卒贈太傅謚文恭

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父公節泰州知州兄應進士刑部主事賡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六年以侍讀為日講官時宮中方興土木治苑囿

罷因講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為悚然十一年進
左庶子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歷禮部左右侍郎直
講如故帝營壽宮於大峪山命爵往視中官密示帝
意欲倣永陵規制爵度地廣狹疏言永陵廣八十一
丈外加方墻今不能如制請並外方墻為八十一符
皇祖九九數且昭陵在望而制過之度非所安疏入
久不下已竟如其言十四年改掌詹事府事以吏部
左侍郎教習庶吉士明年加太子賓客兼掌翰林院
又明年代沈鯉為禮部尚書詔選內監二千人爵以
為濫再疏爭不從但令內庭簡汰老弱而北曹未預

選者猶潛居輦下希用卒以發言逐之豈遺戀毋喪去二十九年秋沈一貫獨當國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臣植黨好用林居及久廢者詔廢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預參機務遣行人召之再辭不允明年四月詣闕即捐一歲俸助殿工其秋極陳礦稅之害言陛下以今之礦尚採之山今之稅尚榷之商然自採榷不止地無餘藏商無餘貲所在勒取名曰包礦包稅而小民之皮骨盡矣夫民既不樂生寧復畏死誠恐一旦土崩雲擾此時纔急下停罷之詔損內帑之藏亦何及哉昔唐明皇方燕凝碧而漁陽之鼙鼓已聞

於戶宋徽宗方耽艮嶽而金人之衆綫已及其身令日人情時勢何以異此帝不能用又明年三月與一貫及沈鯉共獻守成遣使權宜三論大指皆為礦稅而發賡手筆也三十一年冬妖書事起誣賡動搖國本而其書卽獲於賡邸門賡大懼疏聞乞避位帝慰諭有加時小人欲藉以興大獄因徼生光既承猶窮治不已賡方在告再貽書一貫請速具獄無株連事乃得解明年冬考績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又明年大計京官帝既留錢夢皋輩及南京察疏上亦欲留被察言官賡力陳不可且曰北察之留亦從中出人

猶咎臣等不能救正今若出自柔擬則二百餘年大典自臣壞之臣死不敢奉詔言官劾温純及經中使傳帝意欲去純𡻕言大臣去國必採公論豈可於劾疏報允其冬工部請營建三殿時方有濬河繕城之役費不貲𡻕極言時詘不可舉嬴諸侯異日帝皆納之不果行三十四年一貫經去位𡻕獨當國年七十有二矣當是時朝多闕政宮府否隔廷臣不能得之於帝率責備政府𡻕亦隨事納忠疏揭月數上而帝十不一下由是朝政益弛中外群體而言路方持大臣短長紛爭角勝明年正月御史宋燾首諷切𡻕給

事中汪若霖繼之賡不為憾力請帝更新庶政于增閣臣補大僚充言路三事言尤切帝優詔答之而不行賡乃素服詣文華門懇請終不得命時賡年老屢以病在告閣中空無人帝乃下諭簡閣臣而諭中有連日恭默正思枚卜語廷臣籍籍疑帝復出中旨如往年趙志皋張位故事於是賡力疾具疏請付廷推乃用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而召王錫爵於家以為首輔給事中王元翰胡忻以廷機之用賡實右之疏詆廷機並侵賡賡疏辨曰臣旦暮待死猶從黽勉入直者以同官廷機拜命五旬群章四上猶逡巡卻避

乃要之必出以身先之此同舟共濟之義也臣二十年前嘗貳吏部每有推舉銓司必商之閣臣斯時即有指授人亦不疑自臣輔政以來門無銓司之跡部舉何人人推何官臣僅得之邸報安從私屬若夫九重高遠臣入閣五載猶未一覲天顏安所窺伺能使至尊心遷手書惟臣指畫傳之天下得無虧聖德而羞朝廷請自今群臣章疏朝奏夕報則上下洞達猜疑不生帝是其言為切責言者以慰賡既而姜士昌宋燾複摘言路謂出賡意益不平又明年四月禮部主事鄭振先遂劾賡十二大罪其言多苛求失實帝

怒貶張先三秩俄以言官論救再貶二秩廷機申救不納先是考選科道吏部擬上七十八人候命踰年不下原達疏趣之至是秋八月始下諸人既列言路爭以椅擊為名高而給事中汪若霖者先嘗忤原及是見黜適當原病起入直時羣疑原將修郤攻訐迪起御史則陳于廷史記事吳亮熊廷弼等給事中則張國儒胡應台顧士琦段然等先後上疏力攻至五十餘人并及其黨陳治則姚文蔚姚士慎熊鳴夏邵庶劉道隆而工部主事劉汝佳國子監丞撒吳道長素于清議亦出疏攻原給事中俞安性者原鄉人

為賡不平疏言今日政權盡移於司禮意若為賡解嘲由是言者交章劾安性傲侵賡而是時賡已寢疾乞休疏二十餘上言者猶慮其復起詆訐不休賡竟以十一月卒於官遺疏陳時政語極懇切帝憫之贈太保謚文懿御史端吾猶疏詆之給事中忻且請停其贈謚論者尤其過言賡醇謹無大過晚而遇主祇以與沈一貫同鄉且同年相善故見疑於衆攻擊紛然要其時主荒政亂士風頹變賡遭際其會上不能得之九閽下無以錮衆口以致蒙詬猶甚云子敬循進士歷官禮部郎中前此無正郎政吏部者帝大然

吏部諸郎因政敘循積勲歷文選終古通政

論曰神宗之末果胡為乎來哉一時輔導諸臣非盡庸劣乃上下暌閡即聲息莫通大叫疾呼都如充耳痺癈不仁之症且中入膏肓矣而南北臺省紛爭蠹蝕拌財則又甚於狂易之疾明運其微矣不亡奚待乎噫